

种树郭橐驼传这个寓言故事蕴含着道理

郭橐驼种树读后感(模板5篇)

在日常学习、工作或生活中，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，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，聚集在一块。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？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，仅供参考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

种树郭橐驼传这个寓言故事蕴含着道理篇一

今天，我读了一篇文章——《种树郭橐驼传》。

就拿我们来说吧，小学阶段行为习惯的培养就像种树之初一样，正是要打好根基的重要阶段。只要有了良好的行为习惯，长大就能有所作为，对社会有所贡献。

种树如育人。家长们，请重点培养我们的好行为、好习惯吧，只要把根基做好，我们一定会成长为参天大树！

种树郭橐驼传这个寓言故事蕴含着道理篇二

郭橐驼把种树做行业，凡是长安为了玩赏而种树的富豪人家，和卖果营生的人，都争先地请他来奉养。看郭橐驼种的树，时常有迁徙的，却没有不活的，并且硕大茂盛，早生果实，又是繁多。别的种树人，虽是照样的仿着他做，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的。

有人去问他种树的秘诀，他回答道：“我不是能够使树木不死，并且繁茂；不过能够顺从树木的天性罢了。大凡种植树木的方法：它的根本要舒畅，它的培养要平稳，它的泥土要旧；它的筑护要密；既然种好了，不要动它，不要虑它，离开了不要再时时的回顾；种的时候很谨慎，种好了就像抛弃一样，那

么它的天然性格可以保全，所以我不过不去妨害它的。生长罢了，不是教它早生果实并且繁多的。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，树根拳曲，泥土不旧；这培植的时候不是太过，就是不及；即使不是这样的人，便又因爱它太殷勤，忧它太过分，朝看夜摸；已经离开了，还要回来再看；更厉害的人竟掐破它的树皮，来验它的死活，摇它的树根，来看土的疏密，因此木的天性一天一天的远离了。虽说爱它，其实害它；虽说忧它，其实与它为敌；所以不能及我。我又哪里有别的能力呢？”

我听见种树的方法，就知道养人的道理。

种树郭橐驼传这个寓言故事蕴含着道理篇三

出处或作者：柳宗元

郭橐驼，不知始何名，病偻，隆然伏行，有类橐驼者，故乡人号之“驼”。驼闻之曰：“甚善，名我固当。”因舍其名，亦自谓“橐驼”云。其乡曰丰乐乡，在长安西。驼业种树，凡长安豪家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，皆争迎取养。视驼所种树，或迁徙，无不活，且硕茂，蚤实以蕃。他植者虽窥伺效慕，莫能如也。

有问之，对曰：“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，能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焉尔。凡植木之性，其本欲舒，其培欲平，其土欲故，其筑欲密。既然已，勿动勿虑，去不复顾。其莳也若子，其置也若弃，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。故吾不害其长而已，非有能硕茂之也；不抑耗其实而已，非有能蚤而蕃之也。他植者则不然，根拳而土易，其培之也，若不过焉则不及。苟有能反是者，则又爱之太殷，忧之太勤，旦视而暮抚，已去而复顾，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，摇其本以观其疏密，而木之性日以离矣。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；虽曰忧之，其实仇之。故不我若也。吾又何能为哉！”

问者曰：“以子之道，移之官理可乎？”驼曰：“我知种树而已，官理非吾业也。然吾居乡，见长人者好烦其令，若甚怜焉，而卒以祸。旦暮吏来而呼曰：‘官命促尔耕，勸尔植，督尔获，蚤缫而绪，蚤织而缕，字而幼孩，遂而鸡豚。’鸣鼓而聚之，击木而召之。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，且不得暇，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？故病且怠。若是，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？”

问者嘻曰：“不亦善夫！吾问养树，得养人术。”传其事以为官戒也。

郭橐驼其人，不知原名什么。他患有伛偻病，行走时背脊高起，脸朝下，就像骆驼，所以乡里人给他取了个“驼”的外号。橐驼听到后说：“很好啊，给我取这个名字挺恰当。”于是他索性放弃了原名，也自称橐驼。他的家乡叫丰乐乡，在长安城西边。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，长安城的富豪人家为了种植花木以供玩赏，还有那些以种植果树出卖水果为生的人，都争着接他到家中供养。大家看到橐驼所种，或者移植的树，没有不成活的，而且长得高大茂盛，果实结得又早又多。别的种树人即使暗中观察模仿，也没有谁能比得上。

有人问他，他回答说：“我郭橐驼并没有能使树木活得久、生长快的诀窍，只是能顺应树木的天性，让它尽性生长罢了。大凡种植树木的特点是：树根要舒展，培土要均匀，根上带旧土，筑土要紧密。这样做了之后，就不要再动它，也不必担心它，种好以后离开时可以头也不回。栽种时就像抚育子女一样细心，种完后就像丢弃它那样不管。那么它的天性就得到了保全，从而按它的本性生长。所以我只不过不妨害它的生长罢了，并没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诀窍，只不过不压制耗损它的果实罢了，也并没有能使果实结得又早又多的诀窍。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，种树时树根卷曲，又换上新土；培土不是过分就是不够。如果有与这做法不同的，又爱得太深，忧得太多，早晨去看了，晚上又去摸摸，离开之后又回头去看看。更过分的做法是抓破树皮来验查它是死是活，

摇动树干来观察栽土是松是紧，这样就日益背离它的天性了。这虽说是爱它，实际上是害它，虽说是担心它，实际上是与他为敌。所以他们都比不上我，其实，我又有什么特殊能耐呢？”

问的人说：“把你种树的方法，转用到作官治民上，可以吗？”橐驼说：“我只知道种树而已，作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。但是我住在乡里，看见那些当官的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，好像很怜爱百姓，结果却给百姓带来灾难。早早晚晚那些小吏跑来大喊：‘长官命令：催促你们耕地，勉励你们种植，督促你们收割，早些缫你们的丝，早些织你们的布，养好你们的小孩，喂大你们的鸡、猪。’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，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，我们这些小百姓放下饭碗去招待那些小吏都忙不过来，又怎能使我们人丁兴旺，人心安定呢？所以我们既这样困苦，又这样疲劳。如果我说的这些切中事实，它与我的同行种树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？”

问的人说：“真好啊！这不是很好吗？我问种树，却得到了治民的方法。”于是，我把这件事记载下来，作为官吏们的鉴戒。

郭橐驼，不知始何名，病傴，隆然伏行，有类橐驼者，故乡人号之“驼”。驼闻之曰：“甚善，名我固当。”因舍其名，亦自谓“橐驼”云。其乡曰丰乐乡，在长安西。驼业种树，凡长安豪家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，皆争迎取养。视驼所种树，或迁徙，无不活，且硕茂，蚤实以蕃。他植者虽窥伺效慕，莫能如也。

郭橐驼其人，不知原名什么。他患有伛偻病，行走时背脊高起，脸朝下，就像骆驼，所以乡里人给他取了个“驼”的外号。橐驼听到后说：“很好啊，给我取这个名字挺恰当。”于是他索性放弃了原名，也自称橐驼。他的家乡叫丰乐乡，在长安城西边。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，长安城的富豪人家为了种植花木以供玩赏，还有那些以种植果树出卖水果为生的人，都争着接他到家中供养。大家看到橐驼所种，或者移植

的树，没有不成活的，而且长得高大茂盛，果实结得又早又多。别的种树人即使暗中观察模仿，也没有谁能比得上。

有问之，对曰：“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，能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焉尔。凡植木之性，其本欲舒，其培欲平，其土欲故，其筑欲密。既然已，勿动勿虑，去不复顾。其莳也若子，其置也若弃，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。故吾不害其长而已，非有能硕茂之也；不抑耗其实而已，非有能蚤而蕃之也。他植者则不然，根拳而土易，其培之也，若不过焉则不及。苟有能反是者，则又爱之太殷，忧之太勤，旦视而暮抚，已去而复顾，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，摇其本以观其疏密，而木之性日以离矣。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；虽曰忧之，其实仇之。故不我若也。吾又何能为哉！”

有人问他，他回答说：“我郭橐驼并没有能使树木活得久、生长快的诀窍，只是能顺应树木的天性，让它尽性生长罢了。大凡种植树木的特点是：树根要舒展，培土要均匀，根上带旧土，筑土要紧密。这样做了之后，就不要再动它，也不必担心它，种好以后离开时可以头也不回。栽种时就像抚育子女一样细心，种完后就像丢弃它那样不管。那么它的天性就得到了保全，从而按它的本性生长。所以我只不过不妨害它的生长罢了，并没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诀窍，只不过不压制耗损它的果实罢了，也并没有能使果实结得又早又多的诀窍。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，种树时树根卷曲，又换上新土；培土不是过分就是不够。如果有与这做法不同的，又爱得太深，忧得太多，早晨去看了，晚上又去摸摸，离开之后又回头去看看。更过分的做法是抓破树皮来验查它是死是活，摇动树干来观察栽土是松是紧，这样就日益背离它的天性了。这虽说是爱它，实际上是害它，虽说是担心它，实际上是与他为敌。所以他们都比不上我，其实，我又有什么特殊能耐呢？”

问者曰：“以子之道，移之官理可乎？”驼曰：“我知种树而已，官理非吾业也。然吾居乡，见长人者好烦其令，若甚怜

焉，而卒以祸。旦暮吏来而呼曰：‘官命促尔耕，勸尔植，督尔获，蚤缫而绪，蚤织而缕，字而幼孩，遂而鸡豚。’鸣鼓而聚之，击木而召之。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，且不得暇，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？故病且怠。若是，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？”

问的人说：“把你种树的方法，转用到作官治民上，可以吗？”橐驼说：“我只知道种树而已，作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。但是我住在乡里，看见那些当官的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，好像很怜爱百姓，结果却给百姓带来灾难。早早晚晚那些小吏跑来大喊：‘长官命令：催促你们耕地，勉励你们种植，督促你们收割，早些缫你们的丝，早些织你们的布，养好你们的小孩，喂大你们的鸡、猪。’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，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，我们这些小百姓放下饭碗去招待那些小吏都忙不过来，又怎能使我们人丁兴旺，人心安定呢？所以我们既这样困苦，又这样疲劳。如果我说的这些切中事实，它与我的同行种树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？”

问者嘻曰：“不亦善夫！吾问养树，得养人术。”传其事以为官戒也。

问的人说：“真好啊！这不是很好吗？我问种树，却得到了治民的方法。”于是，我把这件事记载下来，作为官吏们的鉴戒。

种树郭橐驼传这个寓言故事蕴含着道理篇四

柳宗元的《种树郭橐驼传》既是人物传记，也是一篇寓言体的叙事性散文，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，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，借郭橐驼之口，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。

郭橐驼，他既有残疾，又精于种树。不知始何名。病偻，隆然伏行，有类橐驼者，故乡人号之“驼”。驼闻之，

曰：“甚善。名我固当。”因舍其名，亦自谓橐驼云。

橐驼即骆驼，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，原带有开玩笑，甚至嘲讽性质。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，()反欣然接受。柳宗元在这里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。他是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的人。

其乡曰丰乐乡，在长安西。驼业种树，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，皆争迎取养。视驼所种树，或移徙，无不活，且硕茂，早实以蕃。他植者虽窥伺效慕，莫能如也。

他种树的特点有二：一是成活率高；二是长得硕茂，容易结果实，即所谓“寿且孳”，有人问他，这位老师傅说：

郭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：“顺木之天以致其性。”可见郭并不藏私，而是”他植者“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。从这里，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，即”无为而治“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。其本欲舒，其培欲平，其土欲故，其筑欲密”，四个“欲”字，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，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。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，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，因而收到“天者全而其性得”的理想效果。这正是郭橐驼种树“无不活”的诀窍。他植者则不然，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，种树时“根拳而土易，其培之也，若不过焉则不及”，因此必然遭致“木之性日以离”的恶果。这就回答了他们“莫能如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。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。“勿动勿虑，去不复顾。其莳也若子，其置也若弃”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。乍看，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，听之任之，不加管理。事实上s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。

而我们疼爱孩子或对待自己也是一样，要做到：顺木之天，顺应，顺适，而不要爱之太殷，不要伤害天性，要遵循自然规律！既不是撒手不管，也不要关心太过，什么都放不下，结果适得其反，“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；虽曰忧之，其实仇

之”，压抑了甚至扼杀了天性。

无论种树还是干其他的事，都要“顺天致性”，而不宜违逆其道；想要顺天致性，必先掌握怎样才能“硕茂以蕃”，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；把动机与效果统一，不允许好心办坏事，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。才算懂得真正的“养人术”。

种树郭橐驼传这个寓言故事蕴含着道理篇五

作者：柳宗元

原文：

郭橐驼，不知始何名。病偻，隆然伏行，有类橐驼者，故乡人号之“驼”。驼闻之，曰：“甚善。名我固当。”因舍其名，亦自谓橐驼云。

其乡曰丰乐乡，在长安西。驼业种树，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，皆争迎取养。视驼所种树，或移徙，无不活，且硕茂，早实以蕃。他植者虽窥伺效慕，莫能如也。

有问之，对曰：“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，能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焉尔。凡植木之性，其本欲舒，其培欲平，其土欲故，其筑欲密。既然已，勿动勿虑，去不复顾。其莳也若子，其置也若弃，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。故吾不害其长而已，非有能硕茂之也；不抑耗其实而已，非有能早而蕃之也。他植者则不然，根拳而土易，其培之也，若不过焉则不及。苟有能反是者，则又爱之太恩，忧之太勤，旦视而暮抚，已去而复顾，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，摇其本以观其疏密，而木之性日以离矣。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；虽曰忧之，其实仇之，故不我若也。吾又何能为哉！”

问者曰：“以子之道，移之官理，可乎？”驼曰：“我知种树

而已，官理，非吾业也。然吾居乡，见长人者好烦其令，若甚怜焉，而卒以祸。旦暮吏来而呼曰：‘官命促尔耕，勸尔植，督尔获，早缲而绪，早织而缕，字而幼孩，遂而鸡豚。’鸣鼓而聚之，击木而召之。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，且不得暇，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？故病且息。若是，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？”

问者曰：“嘻，不亦善夫！吾问养树，得养人术。”传其事以为官戒。

译文

郭橐驼，不知道他起初叫什么名字。他患了脊背弯曲的病，脊背突起而弯腰行走，就像骆驼一样，所以乡里人称呼他叫“橐驼”。橐驼听说后，说：“这个名字很好啊，这样称呼我确实恰当。”于是他舍弃了他原来的名字，也自称起“橐驼”来。

他的家乡叫丰乐乡，在长安城西边。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，凡是长安城里为种植花木以供观赏的富豪人家和做水果买卖的人，都争着把他接到家里奉养。观察橐驼种的树，即使是移植来的，也没有不成活的；而且长得高大茂盛，结果实早而且多。其他种树的人即使暗中观察，羡慕效仿，也没有谁能比得上。

有人问他种树种得好的原因，他回答说：“橐驼我不是能够使树木活得长久而且长得很快，只不过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，来实现其自身的习性罢了。但凡种树的方法，它的树根要舒展，它的培土要平匀，它根下的土要用原来培育树苗的土，它捣土要结实。这样做了以后，就不要再动，不要再忧虑它，离开它不再回头看它。栽种时要像对待孩子一样细心，栽好后置于一旁要像抛弃了它们一样，那么树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，它的习性就得以实现。所以我只不过不妨碍它的生长罢了，并不是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办法；只不过不抑制、减

少它的结果罢了，也并不是有能使它果实结得早又多的办法。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，树根卷曲又换了生土；他培土的时候，不是过紧就是太松。如果有能够和这种做法相反的人，就又关爱得太深，担忧得过多，在早晨去看了，在晚上又去摸摸，已经离开了，又回头去看看。更严重的，甚至抓破它的树皮来检验它是死是活着，摇动它的树根来仔细看土是松是紧，这样树木的天性就一天天远去了。虽然说是喜爱它，这实际上是害了它，虽说是担心它，这实际上是仇恨它。所以他们都比不上我。我又能做什么呢？”

问的人说：“把你种树的方法，转用到做官治民上，可行吗？”橐驼说：“我只知道种树罢了，做官治民，不是我的职业。但是我住在乡里，看见那些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，好像是很怜爱(百姓)啊，但百姓最终反因此受到祸害。官吏们一天到晚跑来大喊：‘官府让我们命令：催促你们耕地，勉励你们种植，督促你们收获，早些煮茧抽丝，早些织你们的布，养育你们的小孩，喂大你们的鸡和猪。’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，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，我们这些小百姓停止吃早、晚饭去慰劳那些官吏尚且不得空暇，又怎能使我们生产增多并且使我们民心安定呢？所以我们既困苦又疲乏，像这样(治民反而扰民)，它与我这个行业当中一些种树人(其实喜欢树，却是害树)的行为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？”

问的人说：“不也是很好吗！我问种树的方法，得到了治民的方法。”我记录这件事把它作为官吏们的警戒。